

爱情童话

◆北京 王培静

青春年少,张狂无边。

在高一夏季假期中的一次聚会上,酒后的少男少女们的理想。大家的梦中情人,美到极致的乔的理想惊呆了所有人:我长大了想当皇后,但不知我的国王,会在世界的哪个地方等着我?希望他在我三十五岁生日前娶我。

听到从乔性感的小嘴里吐出来的这句话,男孩子们面面相觑,女孩子们的嘴巴都统一变成了O字形。

这个话题大家私下里议论了一段时间后,就被淹没了在紧张的学习氛围中。

上大学,考研,工作,成家,生儿育女,不知不觉,大家都步入了中年。

同学们偶尔联系,总会互相问一句,乔还没有结婚?

乔和乔是闺蜜,乔已经有了一双儿女。她经常带全家和乔一起吃饭,让她感受有家的美好。更是多次给她介绍男朋友,她对人家总是不冷不热的样子。

不久前,乔突然发现,乔好像对追求她的一位富三代动了心。她问乔,你感觉马克怎么样?

你们很般配呀!乔惊喜地表示赞同。

他各方面的条件是不错,但我还是感觉差那么一点点意思,具体差在那儿,我也说不上来,就是心理感觉。

这天,乔给同学们打电话说,我从国外刚回来,想请大家一起聚聚。他要不自我介绍,大家都快把他忘了,一是他长得一般不说,还不太爱说话。特别是这些年了,他

也没有联系过。

毕竟是同学,中年了,大家都开始念旧了。

一说聚会地点安排在了凯越大酒店,大家都逗他,你小子发洋财了,肯这么出血请大家。

聚会这天,诺一身西装站在门口迎接大家。

酒店大宴会厅里富丽堂皇,乐队演奏着舒缓的钢琴曲。大家一见面,好不亲热,拥抱,握手,久久不想分开。许多人见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或心仪对象,心里不免还是有些兴奋。

酒宴开始前,诺站起来讲话:各位亲爱的同学们,我是咱们一起在海门一中上过的诺。这么多年了,肯定有很多同学记不起我是谁了,这很正常,因为那时我在咱同学中大普遍。我大学毕业后就出国了,先是在新西兰,后到了非洲,我去过三十多个国家,就为了圆心里的一个梦。今天我有些激动,因为我这个梦和咱们中的一个同学有关,大家稍等我一下,我去换一下服装。

几分钟后,一位戴着头饰、穿着长袍的人走了出来,身后还跟着穿着异域服饰的男孩女孩和妇女们。有人惊呼:这不是诺吗。不知谁带的头,现场响起了欢呼声,诺身边随行的孩子和妇女们一起唱起了歌。

静下来后,诺继续说:我现在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离玻岛的酋长,也就是我们那个部落的首领。酋长制在当地是世袭的,但在我这儿破了个例。我被人劫持过,也被

人追杀过,患上霍乱,差一点活不过来,可以说,经历了九死一生和许多无法想象的磨难,才终于走到了今天。我把中国的中药材一点点引进到我们岛上,根据当地的土壤、水质、气候等试种、种植,摸索管理方法,经历了几百次的失败和试验,才慢慢获得了成功,也得到了全岛人的拥护。后又把中国的中医引入到非洲,得到了很多非洲人的认可。我穿的这是我们的土族服装,这些都是我的臣民。

我刚才,今天是我们一位同学的生日,也是我刚才说的,和圆心里的一个梦有关。十七年前夏天的一次同学聚会上,她说:我的理想是,将来要做皇后。那一刻,我就把她这话牢牢记在了心里。今天,我终于有资格向她求婚了。说着,诺走下了台,缓缓向一个人走去,身后跟着他的那些臣民。

他停下脚步,单膝跪了下去。

眼前的乔早已是泪流满面。

今天来参加聚会前她还犹豫了一阵,马克送她的豪宅钥匙她没接,想带他去马尔代夫度假也没答应。好像冥冥之中,上苍对她说,再等等,再等等。她也隐约感觉到,好像远方有个人在向地召唤,细想想,又想不起来那人是谁。所以她才有答应马克。

这时,宴会大厅里响起了婚礼进行曲。大家齐声高喊:嫁给他,嫁给他。

诺的那些臣民们唧唧呀呀的起劲喊叫着,蹦蹦跳跳,个个露着洁白的牙齿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。

聪明,宝贝

◆广东 陈振昌

老爸今晚回到家,一脸的不高兴。见到我和老妈,没头没脑地宣泄起来。

简直不可思议,不可思议!中文系学生,居然不喜欢《红楼梦》!

见我和妈没反应,他自顾自地沉浸在他的情绪中。

问卷调查,居然占了三分之一的人数。简直是荒唐!还中文系呢?读啥中文系?回家放牛去得了……

妈不但不“附议”,还掩着嘴笑。

老爸被气坏了。都说人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,语言是苍白无力的。憋半天,爸就说出一个字:你……

妈说,你什么你?你是搞文学的,我是搞哲学的,你的事,我不懂。

我们家就仁组成。老爸是中文系教授。老妈是哲学系教授。我正在读大二。爸和妈的基因都遗传给了我,我既喜欢文学,也喜欢哲学,可我,偏偏选择读历史系,因为我特喜欢历史。

今天我得了奖学金,我请客,已告诉妈别做饭了,到“相约今宵”去撮一顿。

“相约今宵”虽店名时髦,与时俱进,可它的本色没变。置身于广州不可多得的骑楼系列中,保存完好。装潢古色古香,传承

着百年老店的风貌。饮茶,点心,靓汤,也是地道的老广州风味。

小时候,妈就常带我来这里喝茶,或早,或晚。我至今记忆犹新,我特喜欢这茶楼的云吞面。皮薄嫩滑,真像一朵云,入口即化。馅料讲究,除了猪上肉人料外,还加上新鲜虾仁搭配,清甜可口。面条精细如丝,碱水特重,呈鸡蛋黄色,嚼之脆生生的贼响。八岁那年,我和妈又一次光顾这老店。我自然的又要了一碗云吞面,并替妈作主也来碗云吞面。可妈不要,她说她要碗艇仔粥。

吃着的时候妈说,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最好的,是吗?我说,是,我最是喜欢这云吞面了。妈说,这没错,对,对,对。可是,你不能认为你最喜欢的,别人也一定喜欢呀,更不能强迫别人也喜欢你。就像刚才,你替妈点了云吞面,就不对了。各人有各人的胃口。也叫性情,个性。不信,你以后和同学一起饮茶的时候试试,保证有和你一样喜欢云吞面的,也有和妈一样喜欢艇仔粥的,还有两样都不喜欢,喜欢牛腩粉什么的。妈说的真没错,我日后和同学三三两两饮茶的时候,还真是应验了。长大以后,我知道这是妈对我进行的哲学启蒙教育。

“相约今宵”就在我家住的马路对面,就

几步路。我们很快就来到了。还好,今晚顾客不是特多,我们很快就找到座位了。老爸余怒未消,不哼不哈的。我照样点了我特爱的云吞面,并替妈点了艇仔粥,正要为老爸点牛腩粉的时候,忽然灵感来了,我故意问:爸,你吃什么?老爸说,我要吃什么你小子不知道吗?我说,老爸你今晚情绪不对呀,要不要换换口味?老爸没好气地说,不换,就牛腩粉,来两碟。特饿。好勒,我向他扮了个鬼脸。

这间老店,真的是好。不一会,这三种四件很快就齐刷刷摆在桌面上了。老爸张嘴要吃,我说,老爸,慢,能问你一件事吗?老爸不问我,边吃边说,说,啥事儿,这么神兮叨叨的。

你不是陕西人吗?打小就吃面,面是主食。怎么现在偏爱吃大米饭吃粉了?

爸没正面回答我,反问,这是个问题吗?那么请问,教授先生,人家不喜欢红楼梦是个什么问题?

妈反应神速,把拇指伸过来:宝宝(我乳名),你太聪明了!

爸被问哑了,噎在那里。良久,笑了笑,小子,怎么跟你妈一模一样,丝毫不差。过了一会,又说,有道理,有道理哦。

五百钱

◆江西 姜新华

一天午时,在王寡妇饭馆喝了点小酒的徐麻子披件日军黄呢大衣,从东街摇摇晃晃朝西街这边走来。徐麻子是曲水镇的日伪维持会长,自从投靠了日本人后,更是飞扬跋扈,干尽了欺男霸女的勾当,曲水镇的老百姓都把他看作凶神恶煞,谁也不敢招惹他。

酒醉饭饱的徐麻子,一边捏着牙签剔牙,一边哼着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,只顾眼冒四天王往前走,冷不丁与一个汉子撞个满怀。“他妈的!哪来的杂种?瞎眼了!”

“讨饭的。”那汉子把头上破草帽往下压了压,低着头轻轻地回了一声。

“叫花子也敢撞老子!”徐麻子那双冒着酒气的红眼一鼓,抡起巴掌便掴过去,那汉子把头一缩,头上的破草帽被徐麻子掴飞了一丈远。

徐麻子定睛一看,眼前是个头发蓬乱,身材瘦小的叫花子。见自己的巴掌没有掴在叫花子脸上,徐麻子更是恼怒,未等对方开口,就拼拢两根手指头用力朝叫花子胸口戳了过去,没想到这一戳,像戳在一块铁板上,两根指头顿时生痛起来。徐麻子知道自己遇上硬茬,正要招呼帮手来对付叫花子,叫花子却淡定轻快地朝徐麻子移了几步,抬起手掌在徐麻子的肩膀上边拍了拍边笑着说:“你这位先生喝多了酒吧,何必跟我一个叫花子过不去呢?”说完,捡起被徐麻子掴在地上的破草帽,拍了拍沾在草帽上的灰土和草屑,把草帽往头上一扣,还没等徐麻子回过神来,便消失在人群中。

徐麻子气咻咻回到家,刚坐下来,觉得口内异常干燥,便伸手端起桌上茶杯,茶杯还没送上嘴唇,觉得后背猛地一阵酸麻,继而难以忍受的疼痛。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戳那汉子时用力过猛,伤了自己的肋骨,可过去了半天还是不见好转。心想,就算自己用力过猛,那也应该伤的是两根手指怎么也伤不了后背呀。七思八想,徐麻子心头忽然一惊,想起中午在街上被那个叫花子拍了两下肩膀,才感觉到或是被那叫花子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手脚。

徐麻子曾听人有权有眼说过一件事,说是某地两个人发生争斗,其中一人被对方下了“五百钱”,不是把那人找来化解得快,险些送命。据说“五百钱”是武林中流传下来的一门点穴秘笈,学艺时先交五百文铜钱学点死,后交五百文铜钱学点生,因而得名“五百钱”。

想到“五百钱”,徐麻子心中顿时慌乱起来,赶紧打发人去找回那叫花子给他化解。可派出去的好几个人找遍了周围四乡八镇,就是没见到那叫花子的踪影。就在徐麻子万念俱灰、一心等死的那天晚上,手下人来报,说是看到那叫花子坐在王寡妇饭馆门口的台阶上吃饭。徐麻子心里一惊,这小子胆大包天,竟敢回来,老子要扒他的皮!转而又一想,先忍着,待解除了疼痛再说。于是,赶紧叫人把叫花子请来,好酒好肉招待他,还有一个劲儿向叫花子赔礼道歉。

叫花子看了看脸上堆满笑容的徐麻子,觉得他似乎有了几份悔过之意,便笑着说:“看来徐会长还有救啊!”说罢,扶起徐麻子,用巴掌在他背上摸了几下,这一拍还真神奇,徐麻子背上疼痛即刻消失了。

事情本应到此了结,可徐麻子并没真心悔过,他之所以伏在地上朝叫花子磕头,只是为了保命。现在穴解开了,命保住了,想到自己堂堂一个维持会长却低三下四地向一个叫花子磕头求饶,这事要传出去了,不但他在整个曲水镇威风扫地,日本人更会把他的狗一样看待。想到这一层,徐麻子恶向胆边生,假意将叫花子请进家中摆酒赔礼,暗中却派人向日本人报告,诬陷叫花子是新四军游击队的探子,让日本人把他抓到县城日军宪兵队蹲了号子。

叫花子在宪兵队里说被鬼子打得遍体鳞伤,但他哼都没哼一声,日本人见他嘴里也审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来,便准备第二天把他拉出去枪毙。可第二天行刑前,日本宪兵发现监牢的屋顶上穿破了一个洞,除了地上掉落的一堆破瓦外,不见叫花子半点踪影。

徐麻子以为“五百钱”点穴已被叫花子化解可以高枕无忧了,就好了伤疤忘了痛,继续在曲水镇飞扬跋扈,作恶无尽。镇上那

位开小饭馆且颇有姿色的王寡妇经常向那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施舍,徐麻子就恨上了王寡妇,隔三差五地带人去刁难她,调戏她。那一天,徐麻子在王寡妇饭馆里喝多了酒,见王寡妇又将剩饭施给叫花子,硬说王寡妇和叫花子有一腿,当镇上人的面把王寡妇的裤子扯掉,用穿皮鞋的脚在王寡妇屁股上用力蹬,蹬一下就留下一个红红的鞋印。徐麻子却哈哈大笑说,这是给王寡妇盖的淫妇印……在徐麻子的威逼和羞辱下,王寡妇只好开张停业,逃离了曲水镇。

其实,叫花子并没有完全相信徐麻子能改得了狗吃屎的本性,化解时留了一手。没过多久,徐麻子背上的疼痛又复发了,只能靠贴膏药来缓解。这膏药开始几天对止痛还有用,可过了三五天,什么灵丹妙药都化解不了他背上的疼痛。他只好厚着脸皮去县城监狱找那叫花子再次给他化解,可叫花子早已逃脱,不知去向。

能从日本宪兵队逃走,这叫花子可真不是一般的人呢!更让徐麻子想想都后怕的是,说不定在哪个月黑风高之夜,叫花子就来到了他的性命。就这样,一天到晚心惊胆颤的徐麻子连大门都不敢迈出,加上背上膏药贴了两个多月,疼痛日益加剧,导致半边身子经络不通,血脉滞阻,左腿萎缩,走起路来一摇一跛的。日本人见徐麻子再也为他们办不了什么事,就把他头上那顶维持会长的帽子给了别人。手底下那群跟着他混的地痞见徐麻子在日本人面前失了势,都纷纷投靠了新任维持会长。更让徐麻子没想到的是,不久,他娶的小妾卷走了他柜取财的所有钱财,跟一个来镇上唱戏的小生跑了。

几年后,镇上上来了一队解放军,带队的是一位身材瘦小的军官,当他看见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个叫花子,似乎很眼熟,便止住了队伍,正要上前打声招呼,那叫花子也认出了朝他走来的军官,便丢下手中的破碗,双手抱头,一瘸一拐地扭头就跑,一边跑,一边惊恐慌地高喊:长官饶命啊,徐麻子再也不敢作恶了!

徐麻子这一喊,镇上的百姓便拍手大笑起来。见状,那位军官轻轻地叹息了一声,继续领着队伍迈开了铿锵的脚步。

把柄

◆湖北 李义文

听我男人说,翠英的男人连山和一个湖南女人住在一块。你说男人咋这么贱?玉凤悄悄地告诉麦香。

麦香听了心里咯噔一下。她曾听说外出打工的有组成临时夫妻的,想不到还真有这回事。

年初,男人要娶香和他一起出去打工,说两口子在一起才有家的感觉。麦香起先答应了。可临走时她想起娘身体多病,想起娃刚刚上小学,想起地里麦子正在返青,打起了退堂鼓。

玉凤说,麦香,外面诱惑大,你可要娶你家祥生。

麦香脸一红,笑着说,他有贼心也没那个贼胆。他有把柄在我手里攥着呢。

回到家,麦香还在想着那件事,连做饭也没心思了。

一阵阵南风吹送过来,空气中弥漫着麦香。

麦香给祥生打电话,焦急地说,要收麦了,一个人忙不过来。

祥生急急地赶了回来。他看见麦香磨好的镰刀,埋怨地说,村里不是有收割机吗?

麦香说,自己种的麦子自己收心里才踏实。

祥生又说,出两个钱多省事!

麦香盯着祥生看了一会儿。说,你是不是不想家了?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?祥生一听急了,他一脸涨得通红,说话也有些磕巴。咋不想家?我还想吃你……你包的饺子呢。工地进度紧,我这一回一去耽误三四天,要少挣七八百呢。

麦香瞧见祥生发急的样子,心里暗暗发笑。男人还是原来的男人,没有变。她心里踏实了,转身去给祥生煮饺子。

日子过到了七月。这天,麦香给祥生打电话,焦急地说,娘又发

病了,你快回来瞧瞧。

祥生急急赶回来,进屋却见娘气色不错,不像生病的样子。他生气地对麦香说,娘这好好的,咋回事呢?

麦香说,回家看看娘不应该吗?你是不是不想家了?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?祥生一听又急了,咋不想?我还想吃你……你下的面条呢。工地正忙,我这一回一去三四天,又要少挣几百哩。

麦香瞧见祥生发急的样子,心里暗暗发笑,转身去给祥生下面条。

转眼到了十月。这天,麦香给祥生打电话,焦急地说,娃不想去学校,你快回来瞧瞧。

祥生急急赶回来,见娃蹦蹦跳跳地背着书包回家。他生气地对麦香说,娃不在上学吗?咋回事呢?

麦香说,回家看看娃不应该吗?你是不是不想家了?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?

祥生一听急了,咋不想?我还想吃你……你做的酸白菜呢。工地事多,我这一回一去耽误三四天,又要少挣几百元了。

麦香瞧见祥生发急的样子,心里暗暗发笑,转身去给祥生做饭。

进入腊月,打工的陆续陆续回乡。小年那天,祥生来电话说,工地正缺人手,他想再干几天,挣个路费啥的,还要三四天才能回家。麦香听了不知不觉眼眶湿润了。

麦香从村头回来,玉凤拉着麦香说,你家祥生真顾家!听我男人说,他在外面舍不得吃舍不得用,能挣钱的活不惜力气。你说他到底有啥把柄落在你手里?

麦香笑着说,有啥把柄?那是我糊弄你的。要说真有把柄,那就是他的娘,他的娃,还有咱家那几亩自留地。

天桥上的微笑

◆河南 飞鸟

田小芝跟着高晨到北京后,很快在住处附近的美食城找到了份包饺子的活儿。月薪三千,包吃住。田小芝在店里吃,却没有住那里,高晨这里好地租房,两个人能每天在一起,是最快乐的事情。

高晨下午五点半下班,田小芝是六点半。高晨下班后可以去找田小芝,然后一起逛逛超市,买些水果、馒头、菜什么的,早晚晚饭田小芝会给高晨做。

田小芝包饺子的美食城在地下,一层,一溜二十几个小店,都是一个柜台一个操作台,门头做了灯箱广告,图文并茂展示小吃店的亮点。小店的前面,四排褐色桌椅整齐排列着,纵向延伸,每个桌上都有盆娇嫩的绿萝。田小芝娇小的身影在一个亮着“纯手工水饺”招牌的小店里忙碌。

田小芝下班后出来,要先上天桥,下了天桥,走到街这边来。高晨到天桥后,先发一条微信给田小芝,“我在看象棋”,然后在天桥旁边的象棋摊前看,看漏网百出的棋局,听听对弈的人用地道的京片子调侃。田小芝下班才有时间看手机,她看到高晨的微信后,并不急着回,等到走上天桥,看见高晨了,才回条微信,“我在天桥上”,高晨抬头,田小芝正走在天桥中央。

站在天桥上的田小芝,脚下不是站的车流,黄昏的阳光有点发黄却有着毛绒绒的温暖和亮丽,正照着田小芝望过来的笑脸。田小芝大眼睛,长发,穿着红色的外套,微微地笑,这些使她有了一种穿透力。这种力,高晨不知道是如何形成的,但这种力无比强大,穿透了婚后十几年反复叠加难以统计的琐碎碎碎喜喜哀乐,穿透了密密麻麻晦暗暗媚厚薄薄的日子,直抵高晨的胸口,而且迅疾地进入高晨心底最柔软的那部分。高晨觉得,因为天桥上田小芝的微笑,日子也一天天地鸟语花香起来。

每天下班,能看见天桥上田小芝的笑容,是高晨期待和享受的愉悦。这愉悦不仅美好了日子,还坚定了高晨对明天的憧憬。随着时间积累,田小芝变得越来越自信和快乐。

有天晚上,田小芝说:“高晨,

我们应该再往前走一步。”高晨不明白田小芝的意思,问:“什么往前走一步?”田小芝说:“我想了好久了,我想在美食城租个小店。”高晨愣了一下,有点惊讶,他万万没想到,田小芝来北京短短半年多,就从什么事都要问他主意的人变成了敢独闯世界的人。田小芝接着说:“美食城里有个小店房租到期,店主改行,我想租下来,早上卖包子,胡辣汤,八宝粥,中午卖饺子,下午买食材准备第二天的生意。租金也不贵,可以季交,两万多。扎的本钱不大,每天就能见着钱。”高晨张张嘴,一时竟然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。田小芝又说:“既然来北京了,就应该大胆闯闯,再说,人活着吃饭为大,只要好好做,凭良心做生意,我想小吃店生意不会差。”

小吃店开张了,生意果然很好。田小芝买食材都是挑最好的,挑最新鲜的,田小芝说,吃的东西可不敢打马虎。很快,田小芝一个人忙不过来,又雇了一个大姐。田小芝让高晨搬回公司宿舍,她那个雇来的大姐一起住。田小芝丰富了包子、饺子的品种,小吃店回头客很多,生意越来越好,田小芝忙得团团转。

高晨下班和节假日都要到小吃店帮忙,他每次走到天桥旁的象棋摊前都会停留几分钟。看看漏网百出的棋局,听听对弈的人用地道的京片子调侃,然后抬头望天桥。天桥有时候空空荡荡,有时候是匆匆忙忙的行人,没有田小芝站在那儿笑着望过来了。高晨心头有着一丝丝淡淡的失落。

进了小吃店,高晨看见田小芝娇小的身影忙碌碌,以及每月高出自己工资很多的营业额,他心里有着深深的疼惜和自豪,还有些无奈。靠自己的辛勤和智慧,打拼出幸福的生活,田小芝做的没有半点错,孩子大学的生活费,家里的房子要翻新,买辆车……高晨洗洗手,撸起袖子帮忙。

高晨每次来小吃店帮忙时,都会在天桥旁的象棋摊前停留几分钟。看看漏网百出的棋局,听听对弈的人用地道的京片子调侃,然后抬头望望天桥……